

一、远古暨三代艺术概述

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悠久、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文明古国之一。在延绵不绝的历史长河中，我们勤劳智慧的祖先不但创造了博大精深、丰富多彩的传统艺术，而且也创造出辉煌灿烂、蔚为壮观的民族艺术。为中华民族增添了光彩，也为世界文明作出巨大贡献。

从远古到夏、商、西周三代是中国民族艺术起源、发展和形成的初创时期。各种艺术形式如绘画、雕塑、音乐、舞蹈、建筑、工艺等，像奇葩异卉，斗艳争辉，从涓涓细流，汇成江河大海。产生了许多令人惊叹的艺术瑰宝，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不可多得的珍品。

远古时代是中国原始艺术萌芽的时代。早在距今 170 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初期，中华大地就已经有人类在生活。年代最早的元谋人，就是我们中华民族最早的祖先。他们用砾石打制粗糙的石器，过着狩猎采集、茹毛饮血的原始生活，在社会生产力十分低下的情况下，顽强地与恶劣的自然环境作斗争。正是在这种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斗争中，他们逐渐掌握了加工石器的技术，能够打制出有一定形状而又适用的生产工具。也正是在长期打制石器的实践中，原始造型艺术萌芽了。原始造型艺术萌芽之日，也就是具有朦胧美的原始艺术产生之时。中国目前发现最早

的打制石器，西侯度出土的距今 180 万年的石器，就是中国目前已知最早的原始艺术品。

到了距今数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产生了最初的原始审美意识。北京周口店的山顶洞人，已经懂得用粗糙的打制石器来制作石、骨、牙、蚌的人体装饰品。并且随着打制石器技术的发展，出现了利用硬度较高、颜色光泽的石料制作体积更小的细石器。细石器是一种形式更加规整固定、具有一定审美价值的原始艺术品。细石器的出现标志着原始打制石器技术的成熟。

随着全新世的到来，我们远古祖先也从旧石器时代发展到新石器时代。这时他们发明了农业，驯养着家畜，制造和使用磨制石器，还发明了制陶术，修建起半地穴式房屋建筑，从远古的狩猎采集生活方式，跃进到原始耕种的定居生活。中国广大地区都已有了原始先民在劳动与生活。他们根据各自不同的自然地理条件和生活习惯，创造出丰富多彩的各种原始艺术。可以说，新石器时代是中国原始艺术空前发展与繁荣的时代。

新石器时代早期，由于磨制石器的发展，使石器具有了美观实用的原始石雕艺术品的性质，黄河中游的裴李岗文化和磁山文化的先民，对此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同时，由于制陶术的发明，裴李岗先民已制作出初具轮廓的人头和猪、羊等家畜的陶塑艺术品。原始绘画艺术被关中地区老官台文化的先民首先用于陶器装饰，创造出彩陶艺术。在积累了制作骨器经验的基础上，裴李岗文化的先民又创造出原始的骨乐器，发展了原始音乐和舞蹈艺术。长江中游南岸彭头山文化的半地穴式建筑，是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原始建筑。东北地区南部辽河上游的兴隆洼文化先民，使半地穴式的原始建筑艺术有了许多新发展。在距今七、八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中国原始艺术已经发展成多种形式。

新石器时代中期，原始造型艺术从石器首先转移到陶器上，黄河中下游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的先民创造出许多造型生动的象形陶器，使原始陶器艺术发展到成熟阶段。同时，陶塑、骨雕、象牙雕、石雕和玉雕等原始雕塑艺术也发展起来，出现了丰富的人体装饰品，原始先民的审美意识大大加强。这时，以陶埙、陶响球和骨哨为代表的原始音乐和舞蹈艺术也发展起来。最突出的成就是仰韶先民继承了先前老官台文化的彩陶艺术传统，使之呈现出艳丽多姿的面貌，并走完了发展、繁荣和衰落的全过程。在仰韶文化的影响下，大汶口文化和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都发展起丰富的彩陶艺术，形成中国新石器时代中期彩陶艺术繁荣的三个中心，对周围的原始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在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时期，通过彩陶艺术的联系，在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以及黄河和长江流域之间，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交流与大融合。仰韶文化大型村落建筑艺术的发现，是黄河中游人口稠密的必然产物。村落加强了人与人的联系，使社会关系的作用第一次超过了血缘关系，同时，也把原始先民永远束缚在了黄土地上。

与仰韶文化几乎同时产生的河姆渡文化，代表了新石器时代中期长江下游原始文化发展的杰出成就。河姆渡先民种植水稻，发明了干栏式建筑艺术，创造出许多精美的原始雕塑艺术品，还发明了中国最早的原始髹漆艺术。这一切都说明，长江流域同黄河流域一样，也是中华民族文明的摇篮。此外，辽河流域的先民也创造出许多发达的原始艺术，为中华文明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新石器时代晚期，黄河流域的原始文化发展到龙山文化时代，原始氏族社会行将解体。这时，由于陶轮的普遍运用，促进了

制陶术的进一步发展，龙山文化的灰黑陶代替了早先仰韶文化的彩陶。在黄河下游，继承大汶口文化传统发展起来的山东龙山文化先民，创造出无与伦比的蛋壳黑陶艺术。黄河上游的马家窑文化使作为原始绘画艺术的彩陶艺术进一步繁荣起来，甘青地区成为这时我国彩陶艺术发展的一大中心。在黄河中游，中原地区河南龙山文化范围内，到处耸立着一座座高大的由夯土城墙围起的城堡建筑，显示了原始建筑艺术的杰出成就。汾河流域陶寺龙山文化的原始艺术，反映了严重的贫富分化和阶级对立的特征。在充分吸收周围各地先进的文化因素，相互交融的基础上，中原地区率先进入了文明时代。

在长江中游地区，屈家岭文化继承大溪文化的彩陶艺术，又创造出精美的蛋壳彩陶，成为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彩陶艺术发展的又一中心。其后的青龙泉三期文化，又发展了陶塑艺术，以擅长捏塑各种动物而闻名于世。从原始艺术的发展可以看出，长江中游同黄河上游一样，当黄河中下游的原始氏族社会发生严重分化，即将解体之际，它们仍然保持着强大的氏族社会传统。而在长江下游地区却是另一种情景。继马家浜文化之后而起的良渚文化，发展起了高度发达的原始玉雕艺术、大型祭祀建筑及原始髹漆工艺，特别是它的玉雕礼器，表现了精湛的雕刻技艺和浓厚的宗教色彩，不仅给这一地区带来了文明，同时也为后来商周时代的玉质礼器提供了先例。

在中原地区立国的夏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国。夏代的建立，使中国的原始艺术发展到奴隶制艺术的新阶段。从此，原始艺术发展成文明时代的艺术。由于夏文化还是中国考古学上正在探索的一个重大课题，所以，有关夏代的艺术也是一个正在探索的课题，目前还不能确指哪些就是夏代的艺术。不过，

从考古学上探索夏文化的重要对象二里头文化来看，夏代已进入青铜时代。夏代的艺术应是一种早期青铜艺术，各种艺术形式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并打上了鲜明的阶级烙印。同时，也为商周时代艺术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商代的建立，把中国古代奴隶制艺术的发展推向了顶峰。建筑在青铜基础上的绘画、雕塑、音乐、舞蹈、建筑和工艺，都有了空前的发展，取得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杰出成就。绘画艺术作为装饰工艺被广泛用于奴隶主贵族生活的各个领域；随着纺织技术的发展，可能出现了装饰性的丝画或绢画。雕塑艺术向着高、精、尖发展，尤其是骨雕、牙雕、石雕和玉雕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并被奴隶主贵族所垄断。青铜乐器大量涌现，促进了音乐和舞蹈艺术的发展。豪华的宫殿建筑和商代王室的大型陵墓，都充分显示了商代建筑艺术的成就。特别是集雕塑、装饰和工艺于一身的青铜器艺术，代表了商代艺术的辉煌杰作。瑰丽奇伟的青铜礼器，造型之丰富精巧，装饰之华丽繁缛，工艺之精湛细腻，都是举世罕见。它们表现出的威严和神秘的艺术氛围，只有在商代艺术中才能见到。甲骨刻辞的大量流行，使商代产生了中国最早的书法艺术。同时，釉陶或原始瓷器工艺的产生，髹漆工艺的发展，贴金和锻铁工艺的出现，都汇集到洋洋大观的商代艺术宝库中，昭示着后人，震惊着来者。

周武王灭商，开创了西周奴隶制艺术。西周艺术也是一种建筑在文明基础之上的青铜艺术。它在许多方面都继承了商代艺术的传统，特别是青铜礼乐器，带有浓厚的商文化特征；周原的甲骨文，也是商代流行占卜刻辞的遗风。然而，西周艺术与商代艺术又有其不同之处。周人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制定了一整套严格区分等级名份的周礼，西周艺术也就被纳入了周礼的范畴，形

成一种严密的等级。以周天子为中心，诸侯、卿、士大夫分别享用不同等级的艺术，丝毫不能僭越。这一特点，在西周晚期表现的尤为明显。尽管目前还没有发现多少代表西周艺术最高水平的周王室的艺术品，但从各地发现的一些中小奴隶主贵族所用的实物资料上，仍能反映出西周时代各种艺术取得的一些成就。像商代一样，绘画和雕塑艺术作为装饰工艺被广泛用于奴隶主贵族生活的各个领域，特别是玉雕礼器，更是显示奴隶主贵族身份等级的一种标志。具有庄重造型和精练装饰的青铜礼器仍然是西周青铜艺术中不可多得的珍宝。其铸铭之风的流行，促进了西周金文艺术的发展，成为我国三代书法艺术的瑰宝。大量青铜编钟的出现，反映了西周乐舞的发展。周原发现的宫室（宗庙）建筑，展示了西周早期建筑艺术的成就。而原始瓷器、髹漆和贴金工艺，都是商代艺术的进一步发展。玻璃料器的出现则是西周艺术的一个新成就。所有这些，都为春秋战国时代艺术的发展准备了必要条件，以至被后来儒家推崇为典范，影响了中国整个封建时代的艺术，形成了独具风格、蔚为壮观的中华民族传统艺术。

二、原始艺术的萌芽

(一) 旧石器时代的原始艺术

1. 艺术从打制石器中诞生

艺术是人类智慧的创造，只有人类才有艺术。

人类创造的最古老的艺术是原始艺术。原始艺术也称史前艺术，它一般指人类在远古的原始社会中所创造的艺术；近年来中国学术界也有人借用黑格尔的话，把它称之为“艺术前的艺术”^①。

艺术是何时起源的和怎样起源的？长期以来是艺术家、艺术史家、美学家、哲学家和史前考古学家十分关注的问题。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去进行探索，发表了不计其数的长篇论著，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诸如艺术起源于劳动说，起源于模仿说，起源于情感和思想的交流说，起源于游戏说、巫术说、宗教说、心理说、幻觉说等等。然而，不管他们的分歧有多大，有一点却是共

邓福星著：《艺术前的艺术》，山东文艺出版社，1987年3月第2版。
朱狄著：《艺术的起源》95—17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

同的，就是研究艺术的起源问题，首先需要追寻人类起源的足迹，将视角伸向遥远的远古时代。

人类的起源是从人类学会打制第一把石刀开始。因为，没有一只猿手曾经制造过一把哪怕最粗笨的石刀。古人类学家告诉我们，在从猿到人的进化过程中，人类的发展经过了五个阶段，即腊玛古猿、南方古猿、直立人、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阶段。从直立人告别南方古猿以来，距今至少也有 300 多万年的历史。可见，人类的起源是非常久远的。在考古学上，人类的远古时代是石器时代，它又被考古学家划分成旧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三个阶段。旧石器时代是人类制造和使用旧的（或最古老的）打制石器的时代，新石器时代是人类制造和使用新的磨制石器的时代，中石器时代是二者中间的一个过渡阶段。旧石器时代是人类最遥远的远古时代，它相当于地质时代中的更新世。探索人类的起源和艺术的起源应该从旧石器时代开始。

多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家，在探索人类的起源和远古时代的物质文化史方面取得了引人注目的丰硕成果。目前，中国已发现的旧石器时代人类化石和文化遗物十分丰富。从人类化石来说，最初发现的北京人、河套人和山顶洞人化石已经为中国早期人类进化史勾画出一个大致的轮廓。新中国成立以来，人类化石的材料又大大增加。先后发现了属于早期直立人的陕西蓝田人，云南元谋人；属于晚期直立人的安徽和县人，辽宁金牛山人；属于早期智人的陕西大荔人，山西许家窑人、丁村人，广西马坝人，湖北长阳人；属于晚期智人的山西峙峪人，广西柳江人，四川资阳人等化石材料，总计发现人类化石的地点近 30 处。这些材料逐渐充实了中国人类进化的各个环节。特别是比北京人时代还早的蓝田人和元谋人的发现，把中国人类起

源的时间又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现在，中国已拥有代表着人类进化各主要阶段的标本，其中直立人等阶段的材料在世界上占有主要的地位，完全可以绘制出一幅从猿到人的真实画卷。

从文化遗物来看，发现有远古打制石器的地点比人类化石地点更多，分布范围也更广。其总数已达三、四百处，包括北京、河北、山西、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山东、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四川、贵州、云南、西藏二十五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大约近百个县市。从这些地方采集到数以千计不同时期的各种文化遗物和动物化石，其中包括打制的砍斫器、刮削器、尖状器、手斧、雕刻器、石球、石锥、石锯、石镞等各种石器以及磨制的骨针、骨锥、骨刀、骨鱼叉和角铲等劳动工具，还有许多用兽牙、鸟类肢骨、贝壳、小砾石等原料制作的小装饰品。特别重要的是，在北京人、山顶洞人和元谋人遗址，还发现有用火的遗迹，在山西芮城县西侯度和匭河遗址及蓝田人遗址，也都发现过烧骨、灰烬和炭屑，证明我们远古祖先已经掌握了火，懂得制造和使用火。所有这些发现都为探索艺术的起源提供了宝贵资料。

当我们看到远古人类最早制作的那些粗糙的打制石器的时候，没有几个人会把它们同艺术联系在一起。然而，人类第一次艺术创作，正是从人类打制第一把粗糙的石刀开始。人类第一次用砾石打制的石器，不论它多么简陋、多么不美观，它都是造型艺术的开端。它蕴含着人类创作的思维和想象，同时也体现着创造的技巧和能力。它是人类以后所有创造的起点和最初形式。因此，最早工具的制造和最原始的艺术的萌芽是不可分割的。正如有的艺术史学家所说，人类打制的第一把石刀同时也是人类创作的第一件艺术品；艺术的起源和人类的起源是同步发展的，自

从有了人类就有了艺术。

在原始艺术的起源中，火的发明和使用有不可低估的作用。火给人类带来光明和温暖，驱走黑暗，延长了劳动和创造的时间。火带来熟食，促进了人类智慧的发展。火还带来防御猛兽，与自然界作斗争的有力手段；火的使用给了人类全新的生活方式，促进人类产生了许多新的发明和创造。可以说，原始艺术正是在远古时代跳动的篝火旁产生的。

虽然我们还不知道人类究竟是何时打制出第一把石刀的，但从已经发现的目前已知人类最早的打制石器来看，那一定是相当古老的。

目前，世界上发现最早的石器，在非洲是坦桑尼亚奥杜韦文化中的砍斫器，比较明确的年代，约距今 180 万年；在欧洲是法国阿布维利文化中的打制手斧，约距今 95 至 90 万年。在西亚是约旦河流域欧拜迪遗址中发现的类似奥杜韦文化的砍斫器；在美洲和大洋洲，目前发现的最早工具距今不过几万年，但人类在那里出现可追溯至更早的年代。世界上不同地方人类出现的时间不同，开始制作石器的年代不同，因而，原始艺术起源的时期也不相同。

在中国，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最早阶段的石器地点，目前共发现了 4 处，即山西南部的西侯度遗址，云南北部的元谋人遗址，以及河北北部的小长梁和东谷坨遗址。其中，西侯度的年代较早，经用古地磁方法测定，距今约 180 万年；元谋人遗址略晚，距今约 170 万年，小长梁和东谷坨距今约 100 万年左右。在这些遗址里，都发现了目前中国已知最早的打制石器。

邓福星著：《艺术前的艺术》第 1—25 页，山东文艺出版社，1987 年 3 月第 2 版。

年代较早的西侯度文化的石器，主要是砍斫器和刮削器，还有体积较小的漏斗状石核和利用台面上的脊棱为打击点的石片石器。它们是用锤击法、砸击法和碰钻法三种不同的方法打制出来的。表明当时已有了一定水平的打制技术。元谋人的石器发现不多，仅几件用石英岩打制的刮削器，另外还采集到几件三角形尖状器和砍斫器。东谷坨和小长梁的石器包括了多种类型的刮削器、尖状器和钻具等，也采用了锤击和砸击两种方法，有的还有第二次打击和进一步加工痕迹，特别是有些锤击的石片又长又薄，而且体积都很小，表现了较熟练的打片技术。

从这些年代最早的打制石器上可以看出，我们远古的祖先很早就学会了选择不同的石料，来制作适用的工具，并且还创造出不同的打制方法和技巧，知道怎样打出具有一定形式的石器，“形”的概念已经形成 所以才有了砍斫器、刮削器和尖状器等不同的形式。

到了旧石器时代中晚期，中国旧石器文化进入空前繁荣的发展阶段。一方面石器制作技术有了进一步提高，如出现了修理台面的技术，指垫法的加工技术，典型细石器的制作技术等。另一方面石器本身的类型也多样化起来，出现了许多不同形式的石器，而且形式更加固定和规整，并向着小型化方向发展。旧石器文化的发展，反映了远古人类对原始造型艺术认识的发展。打制石器由不固定的形式进步为固定的，由不整齐的进步为整齐的，由非对称的进步为对称的，由随意拾来的石料进步为特别选择的石料。这些都是我们远古祖先在长期打制石器的实践中创造出来的，都是原始的狩猎采集生产劳动发展的必然结果。

同人类的起源一样，艺术的起源也是一个悠久的漫长过程。在原始艺术从无到有，从低级到高级的不断发展过程中，劳动始

终是它的源泉。可以想见，当我们远古祖先拿着亲手打制好的尖状器或砍斫器去追捕野兽，猎获到一只野鹿或羚羊的时候，当他们围坐在篝火旁，一起烤食着刚刚猎获来的野味的时候，他们该是多么高兴！正是这种原始的狩猎生产方式，逐步地启迪了他们的智慧，刺激了他们的灵感，开发了他们的创造力，从而产生出最原始的艺术。而我们也就从他们遗留下来的打制石器上，看到了原始艺术的萌芽。

2. 原始的人体装饰品

在大约距今四、五万年左右，也就是考古学上旧石器时代的晚期，远古人类从最古老的直立人进化到晚期智人的新阶段。这时的人类已走近了现代人的行列，其长相和身材都同现代人没有多大的差别。考古学家认为：假如有这么一种人还活在世界上，给他们穿上现今我们穿的衣服，和我们并肩走在大街上，没有人会惊异地多看他一眼。那么，他们是如何打扮自己的呢？

1963年，在山西朔县峙峪遗址的发掘中，发现一件有钻孔的石墨饰物。碳14测定的年代距今约28000年左右，这是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人体装饰品。但它的形状不完整，看不出是一件什么东西，而且仅此一件，也无法了解当时远古人类的装扮。然而，在北京山顶洞人遗址发现的一些原始装饰品，却为我们提供了真实的依据。

山顶洞人遗址位于世界闻名的北京人遗址周口店的龙骨山顶部。这是一个洞中有洞的洞穴，被分成上下二室。上室在洞内东部一个垂直的陡崖上，在这里发现有刚刚出生的婴儿头骨、骨针、装饰品和少量石器等遗物。钟乳石的地面中部还有一堆灰烬，让人想起山顶洞人围坐在这堆篝火旁烤食兽肉和制作装饰

品的情景。下室在洞内西半部，发现有三具完整的人头骨和些体骨，人头骨周围撒有赤铁矿粉，这里可能是山顶洞人埋葬死者的地方。

在山顶洞发现的人类化石，有完整的头骨及残片、上下颞骨及体骨等至少包括 7 个人类个体。其中既有男性也有女性，既有超过 60 岁的老人，也有成年男女，还有少年和刚刚出生的婴儿。似乎是一个原始氏族家庭的成员。他们都属于晚期智人阶段的原始蒙古人种，是我们黄种人的远古祖先。

山顶洞人以狩猎采集和捕鱼为生他们狩猎的对象，既有森林动物，也有山地草原动物。而捕鱼则扩大了他们生活的来源，使食物有了较稳定的保证。根据发现的一件鲛鱼眼上骨的大小推断，他们已能捕捞长达 80 厘米的大鱼，反映了渔猎水平的提高。从发现的动物化石判断，他们生活在更新世晚期的末期。碳¹⁴测定距今约 18000 年。

山顶洞人重要的文化遗物有骨针和装饰品。骨针保存较好，除了针眼稍有残破外，整个骨针完整无缺。长约 8.2 厘米，只有火柴棍粗细，通体磨制光滑。从残留的针眼可以看出，它是用尖利的石器挖成的。这件骨针的发现，说明山顶洞人已经懂得了缝制衣服，尽管他们缝制的可能是兽皮。自从发明了骨针，才算真正有了缝纫能力，在人类文化史上又迈进了一大步。

最为重要的就是装饰品的发现，山顶洞人的装饰品包括钻孔石珠、钻孔小砾石、穿孔兽牙、穿孔海蚶子贝壳、钻孔鲛鱼骨和刻沟骨管六种。

钻孔的石珠最精巧，为白色石灰岩制成，近似扁平四方形或多角形。一面被磨平，中间琢出一小孔，另一面呈漏斗状孔，孔边缘由于长期佩戴被磨得很光滑。石珠表面染有赤铁矿的红色。均

发现于 102 号女性头骨附近，是一种头部佩戴的装饰品。

钻孔小砾石 为黄绿色火成岩制作 椭圆形 两面扁平，一面被磨光 形状较规整。中部从两面对钻一孔 孔边缘染成红色 对钻得相当准确，这只有人类智慧发展到相当水平时才能办到。正像考古学家所说：无论谁看到它，都会喜爱的。因为它非常像现代妇女项下的那颗“鸡心”^①。

穿孔兽牙以獾的犬齿最多，其次是狐犬齿，鹿犬齿和门齿，虎门齿，鼬犬齿等。这些兽牙形状各异，有像弯角状的、笔尖状的，还有钻头形的、扁平葫芦形的等等。孔都是用锐利的尖状器从牙根处两面对挖而成，许多孔由于长期佩戴已磨出亮光。穿孔兽牙也是一种佩戴在头上的装饰品。可以想见，串在一起的时候，垂坠着的是一排黄色光亮的齿冠，走动起来，齿冠相互碰撞磨擦，还会发出诱人的声响；如果再与白色或红色的石珠串在一起，那情景一定非常动人、非常美观。

穿孔海蚶子贝壳的扇形壳面，凸起一道道平行的圆棱，因而也呈现出一道道沟槽。孔穿在尖嘴处，是在石头上磨出来的，有的因佩戴使用，孔已被磨光，有的还保留着原来磨出的粗糙边缘。这种贝壳的装饰品，在我国及世界各地许多史前遗址中都常有发现，表明远古人类都有以它作装饰品的习俗。

一件在边缘上有钻孔的鲛鱼眼上骨，像一朵茎杆肥壮的蘑菇。鱼骨表面还用赤铁矿染上了红色。这种用鱼眼骨做成的装饰品在世界上尚不多见。

刻沟骨管是用禽类腿骨制成。其中最大者有 3.8 厘米长 最短的有 2 厘米长。它们的外表面磨得很光滑，上刻一至三个不等

贾兰坡：《山顶洞人》第 65 页，龙门联合书局出版，1951 年。

的椭圆形短沟槽。

山顶洞人上述装饰品的发现，表明他们已经知道将同一类型的东西加以贯串，把不同的形象变成相同形象，具有了最初的形式美。这些质料不同、形状各异的装饰品色彩也比较丰富，很大一部分装饰品的穿孔都发红色，这可能是由于系装饰品的带子被赤铁矿染过的缘故。如果我们把山顶洞人的装饰品全部串在一起，该是怎样的情景呢？一根红带子上，穿着白色的或红色的石珠，黄色和白色的兽牙与骨管，还有黄绿色的小砾石以及白色的贝壳，难道不是一串美丽的项链吗？

可以认为，山顶洞人对色彩已经有了认识，而且最先认识的应该是红色。这不仅表现在他们的装饰品上染的红色，以及他们埋葬死者时在人头附近撒下的赤铁矿粉，而且从遗址中发现的赤铁矿碎块也可以看出来。这些赤铁矿碎块最大的可达 20 厘米长，分别在不同地点发现的两块竟能对接在一起，并能看出人工打制的痕迹。有的赤铁矿碎块边角很光圆，似是经磨擦后形成的。在遗址中还发现有一件扁圆形的石灰岩砾石，其表面也有红色的痕迹，可能是磨制赤铁矿粉的磨石。过去人们认为，山顶洞人的赤铁矿块是来自北京以北近 180 公里的宣化市。但考古学家在龙骨山以东约 1 公里的周口店村南头的土石中，也曾发现同山顶洞遗址相同的颗粒状赤铁矿碎块，因此认为，远在 18000 年前的山顶洞人已在此开土采矿作染料了。

俄国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曾说过：红色是一切野蛮人非常喜爱的颜色^②。我们从山顶洞人的装饰品上看到的正是如此。而

贾兰坡：《中国大陆上的远古居民》第 127 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78 年。
普列汉诺夫著：《论艺术》（没有地址的信）第 145 页，三联书店，1973 年 2 月版。

且,红色很可能是史前人类最先认识的颜色。这如火似血的颜色早就给了他们深刻的印象和刺激,当猎获到第一只猎物的时候,当第一堆篝火燃起的时候,当共同生活的亲人死去的时候,他们对这种颜色是多么熟悉。正是从红色开始,我们的远古祖先开始有了最初的美感。

也许山顶洞人佩带装饰品的目的,并不单纯是为了审美的需要。有人认为那些用兽牙、蚌壳和石头制成的原始装饰品是力量和勇敢的象征;也有人认为,原始人佩带装饰品的目的是为了吸引异性的注意。然而不管怎样,这些在我们现代人看来,并非是一种审美的动机,也许在山顶洞人的眼中正是一种美的标志。因为不同时代、甚至不同人对美有着不同的认识和理解,有不同的审美标准,即使是现代人之间审美的内容和形式也各不相同,更何况远古的原始人类呢。

山顶洞人装饰品的出现并不是孤立的,与山顶洞人同时期的其它一些遗址中也发现有类似的人体装饰品。如在河北原原虎头梁遗址,就发现有一件穿孔的小石珠和两件穿孔贝饰,甚至还有一件用鸵鸟蛋皮做成的穿孔小珠。类似的鸵鸟蛋皮小珠,在宁夏灵武县水洞沟遗址也有发现。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中国远古人类普遍有了装饰自己的意识,原始艺术已经产生。

但是,除了上述原始的人体装饰品外,中国至今还没有发现过旧石器时代其它更令人激动的原始艺术品。在山西朔县峙峪遗址发现的刻划骨片,有的考古学家认为是峙峪人有意识刻划的,是表现他们猎取羚羊的狩猎图。但从刻划骨片本身所提供的证据看,把它作为原始艺术品的理由似不够充分。另外,自五十年代以来,中国许多地区不断发现岩画艺术,这又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洞穴艺术中的岩画。如有的考古学家

认为内蒙阴山地带某些岩画中出现了只有当地旧石器时代才有的鸵鸟形象，因而推测其年代可早到旧石器时代晚期。然而，中国已知岩画的年代都很难找到确凿的证据。从岩画题材的广泛来看，不仅有各种奔跑的动物和射猎、围猎等场面，还有骑马放牧、驾车出行、鬼怪神灵、日月星辰等内容，推测它们大部分都是古代少数民族游牧人的作品，而不像是远古时代的原始艺术。中国尚未发现如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那样丰富的原始艺术品，是否就意味着中国晚期智人同欧洲晚期智人的智力水平有差距呢？事实并非如此。中国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打制石器比欧洲最早的阿布维利手斧的年代还要早。而且，从山顶洞人装饰品上的钻孔、刻沟和造型等现象看，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应有原始的雕刻技艺是非常可能的。中国之所以尚未发现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原始艺术品，特别是岩画艺术，可能是由于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所造成的不同审美形式的原因。欧洲的旧石器时代岩画，主要发现于法国的比利牛斯山区和多尔多涅山区，以及西班牙的北部山区等地，那些地方多高大险峻的山脉和发育良好的天然山洞，而中国广大内陆地区，尤其是黄河和长江中下游流域，多是平原、沟壑和河流、湖泊，这些不同的地理条件培养了原始人类不同的审美需求。中国旧石器时代的原始艺术可能更多的不是以岩画艺术的形式表现出来，但也并不否认会有旧石器时代的岩画艺术。人们期待着中国的考古学家去发现更多更好的远古时代的原始艺术品。

（二）中石器时代的细石器艺术

在远古时代原始艺术的发展中，盛行于中石器时代的细石